

Wn | 书画斋

# 沉潜于时代里的墨痕

## ——浅评《阿丁墨痕》的新文人书法

■ 郭军

### 以传统文化磨墨

当一种充满“当下感”的活法充斥于我们的生活空间与艺术领域，阿丁却带给许多人一种与当下存在违和的古士之风，在艺术世界的成功学竞赛之外，它为“新文人书法”中的“文人”提供了踏实可靠的注脚：在必要的学养和情致之外，更重要的是，其所为所作，皆能保持与传递文人的基本操守，无论其人其字，沛乎浩然，既鼓荡于心，亦发著于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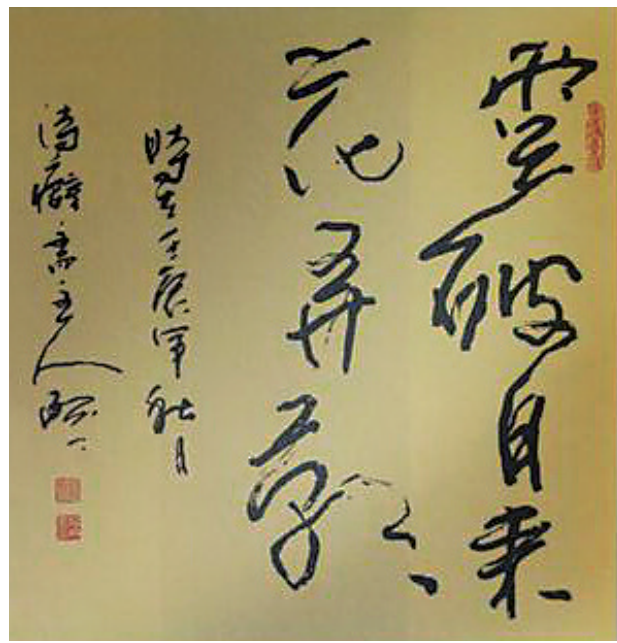
于“新文人书法”之“新”，他也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解读空间：某种意义上，新文人书法的形成犹如地理环境中的横断山区，自形成以来就是古今艺术融合交错的大通道。在这条曲折难行的道路上，各种艺术资源、风格、流派通过对立、对抗、交融、互补等方式推动艺术前行。对于那些失败的尝试者，往往会在狭隘的山道上茫然迷路甚至坠崖山崖，其完成品仅仅是某种没有灵魂的复制粘贴，如同没有灵魂的仿古建筑一样。

如果说助艺术行者翻山而过的拐杖是书法、笔墨技巧，那么，真正能够令其完成穿越的则是新文人书法背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哲学思维和境界，通过这种一以贯之的联系，题材、物类与艺术形态才得以充分交融。传统的现代演绎，才有了坚实的基础。

对于阿丁的书法世界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性是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的。它们是使他完成艺术穿越的唯一通路……

### 沉潜于时代的墨痕

今天，当我们讨论《阿丁墨痕》的得失，当然无法绕开那些沉吟苦思之后，便放笔直取的精彩故事。在阿丁的艺术生



阿丁书法作品《云破月来花弄影》。(内页插图)

涯中，我们看到的是“以沉潜的方式生存”，他用毛笔宣泻着自己的情感。在看似随意中如此数十年“漫游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诚然，任何书法家都不可能完全无视世界的评价，但是功利主义的态度只能导致书法风格的扭曲，思维框架的局限，以及对于艺术内心的背离。如果书法家没有一颗出世之心，就不可能有出世的书法作品。阿丁的艺术生涯证明：把握艺术，不在于“下一次更聪明一点”，而是需要“永远更加睿智”。这些略显宏大的叙事，都旨在为进入阿丁的新文人书法世界寻找一条清晰的路径。

从《飞》到《清歌一曲月如霜》，《阿丁墨痕》给读者展示的恰恰是他艺术之路的探索艰辛。深入阿丁的书法世界，必须“细赏之”。历史的风云变幻之后，中华民

族的重新崛起对于世界依旧是一个充满神秘感的东方奇迹。然而我们的艺术文化充分表述这个大时代了吗？

今天的观众，看阿丁近年之书法作品，当然敬佩于“写字是文人的本分，还是读书要紧”，吴玉如老先生的名言被阿丁领悟的如此透彻。

其次，还在于阿丁对于生命的态度。以《阿丁墨痕》为例，如果没有半生游艺漂泊、起伏跌宕，又怎么能够逐渐建立历史感呢？如果没有在艺术世界中融会贯通的大聪明，怎么能够脱离于日常生活的一地鸡毛，以超然的眼光看待艺术呢？

今天我们谈论《阿丁墨痕》和新文人书法，到底在谈论什么？我想，要谈论的是中国书法的未来。许多人一致选择的路径是——快速发展，然而正如快速的城市化一样，这样的高速发展，除了资本的

聚散与眼球效应之外，给中国书法带来了什么？就在眼前，中国书法要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它如何适应全球化进程中的交流和传播。文人书法在内的中国书法在外国人看来是最难学的艺术，“只可意会”是最难掌握的艺术规律。无论是新文人书法，还是其它的书法艺术，进入全球化传播平台之后，会发现它的受众和未来并不如艺术市场表现的那样明朗。如果仅就下一代的作品而言，会让人觉得中国书法的表达水准和审美都在每况愈下。

阿丁的字里却在说着这样一个道理：在一个什么都来得快去也快的世界里，我们是否需要慢的力量？

### 大时代书写时代的大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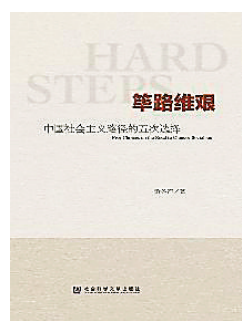
在文人书法的世界中，天人合一是一种极高的艺术追求，然而，怎样才能天人合一，什么样的艺术作品才称得上天人合一呢？却从来没有明晰的标准。阿丁并不是把自己强烈的个人感情，人生观与对历史的理解强行融入其整体的构思里，而是以温情敬意重现历史风华一瞬，融入而非进入古人的世界，才是天人合一。

当笔者审视阿丁的艺术人生，无论是他对中国文人书法的坚持，还是对外来艺术手法和传统艺术的兼容并蓄；无论是探索刻苦钻研中国传统书法，还是“笔墨当随时代”“下笔直取，如有神助”的现实艺术探索；也无论是其书法艺术，还是做为诗人、作家，数百万字的著述文章和近千首诗词随身，这样的执着与坚持背后，何尝不是舍近求远的艺术苦旅，如果没有如此构建的艺术观和方法论，哪有今日旁通融贯的艺术造化。

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阿丁能否跳出古今的种种艺术争论，走出一条融会贯通的道路，造就新文人书法的新境，我们充满期待。

Wn | 新书架

### 筇路维艰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4年10月  
萧冬连著

本书以简明清晰的文字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轨迹做了逻辑梳理。作者认为，从执政党的建国方略、发展模式和基本政策角度考察，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路径经历了从实行新民主主义开始，途经仿效苏联模式、追寻赶超之路、发动继续革命和实行改革开放的五次历史选择。改革开放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梦的正途大道。

### 大产品



江苏凤凰文化出版社  
2014年11月  
江经理世界著

“大产品”，一个时代的新物种，未来商业社会的统治者，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社交网络、移动互联网发展的必然产物，正在重构整个商业社会。

本书通过一个个翔实的案例，在阐释“大产品”增长空间、“大产品”运作思维、“大产品”破坏力的同时，对中国未来商业的大趋势进行了详尽的全景式解读。

Wn | 琼州书苑

### 大处着眼审美人偶戏 ——评《临高人偶戏通论》

■ 张世兴

符耀彰先生45万字的戏剧评论专著《临高人偶戏通论》面世了，并荣获“2012—2014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成为他文学生命历程中的一个亮丽标识。

被誉为“世界少有，中国一绝”的临高人偶戏，是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一大奇葩。800多年发展历程中其“人偶同台共演”的艺术特色，源远流长。作为一个临高人，同时又是一名资深记者，作者内心保存着丰厚的地方传统文化的深刻记忆与理解，因而他的通论透彻流畅，充盈着传统戏曲的风味。在这本通论里，他把戏曲性、民俗性、历史性、文化性、思想性、艺术性有机地结合起来，通篇都是审美想象的依托与艺术张力的介质。他心游万仞，思接千载：将戏曲与文化、历史和现实、政治和艺术、自然和社会、艺术和情感、人生和心灵、道德和人文、爱情和哲理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一部沉甸甸的传统戏曲评论专著。

作者热爱人偶戏和传统文化，青灯黄卷，治学严谨，暗下决心创作一本关于人偶戏的戏剧评论专著。他利用业余时间，进行了艰苦、深入的调查研究，紧密联系丰富的临高人偶戏相关资料，去粗取精，去伪存真。该书格局大，从文化格调、历史声音、美学评价、价值取向、语言特色、舞台艺术、结构特点、悲剧精神、创新发展等人偶戏的核心内容进行谋篇布局，其论述观点新颖独特，研究成果显著，通篇流露出深刻的见解、别样的风格、诗化的哲理，发表后引起艺术界和戏剧理论界的广泛关注，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高度肯定，是一部不可多得有关“非遗”研究方面的戏剧评论学术专著。

整部著作作者既从大处着眼，细观余光又不忘脚踩每一类题材内容中所表现的“眼、心、杂、多、新、奇、俗、雅”等人物生活细节与包罗万象的社会生活现象。

求是、求真、求正，是该书的一大特点。从该书中的许多“第一次”就可以得以诠释：第一次从民俗文化的艺术基因、自然性与社会性的审美实践、艺术传承等阐述了人偶戏艺术生命特征，比较鲜明地阐明了“人偶同台共演”的源与流问题；第一次提出人偶戏属于“缺陷形态艺术”范畴的概念；第一次从传统道德思想、人文精神、忠君爱国、功德观、节孝观、对农民起义认同感、价值取向助韧性等方面来论述其价值取向；第一次从历史角度来论述人偶戏演进的着眼点，以及小人物唱大戏、超越成败演唱历史人物的印记，概括出“只要观众需要，就可以‘改’历史”的独特艺术风格；第一次从舞台民俗文化现象、不演鬼怪的风骨、雅俗相间美、包容性文化融合、舞台艺术风格等方面阐述了其文化格调；第一次概括人偶戏艺术欣赏十六美；第一次采用“悲剧精神”对人偶戏的“家族军队”的“英雄悲剧”演绎进行评价；第一次阐述人偶戏叙事结构艺术特点；第一次从理论研究、“白肚戏”改革、剧本创作、舞台创新等来探讨其创新发展的突围之谋，既有理论视点，又有启发性。

# 《红树》以温情写悲情 以善心唤人心

■ 小文

近日，由四川天地出版社和《当代文坛》杂志社主办的符兴全长篇小说《红树》研讨会，在四川成都召开。研讨会上，所有与会专家学者畅所欲言，气氛活跃，思想碰撞较为激烈。大家对小说《红树》给予高度评价，认为这是一部“温暖”、“有思想”、“有历史厚重感”、“对人性深度开掘”的作品。

来自海南省作家协会、四川大学、四川师范大学、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当代文坛》编辑部、四川天地出版社三十余位专家、学者、评论家、编辑人员与会。

中国作协会员、文昌市作协主席、《红树》一书作者符兴全，1996年出版小说散文集《路口》，此书获1997年度海南省优秀精神产品奖；2003年出版随笔散文集《空白》；2009年出版长篇小说《大音希声》，入围“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参评作品；2014年出版长篇小说《红树》。

此次研讨会研讨的作品《红树》是符兴全最新推出的力作。小说围绕海南文昌一个海边小乡村展开，以30万字的容量，描述了自抗战末期直到今天的近70年历史，将个人命运的浮沉与整个民族的兴衰交织在一起，塑造了一系列可感可叹、可歌可泣的新人物形象。

天地出版社副总编辑漆秋香介绍了小说的主题意义和出版价值，她认为，《红树》是一部为人民抒写、为人民抒情、为人民抒怀的作品。整个作品呈现出一种友善、和谐的氛围，这正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

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吴鸿也认为这是一部为人民写作、很有出版价值的作品。小说时间跨度大，内容饱满，有编年史意味。这部书也可以成为我们了解海南文学、了解海南人文风情的一个窗口。

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向荣认为，这是一部主旋律小说，同时又是一部有特色有个性的小说。小说有两层叙事，一是革命叙事，一是人情叙事。通过人情叙事的温暖抚慰了革命叙事的暴力对历史造成的创伤，这也是小说的成功之处。四川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魏红珊也谈到，这部小说充满了悲悯与宽容，宛如黑暗中的火苗，温暖人心。小说向我们展示了人与大地之间的和谐、圆融与大爱，表达了作者对美好的诉求和敢于承担的勇气。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曹小林指出，整部小说“开口小、企图大”，开掘出极端情境中的人性，并得出人性是善，人性高于战争，人性高于民族，人性高于革命的结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刘朝谦则认为，这篇小说写出了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无奈挣扎。这是一部温暖的作品，而温暖感是建立在时代的寒冷的前提上的。

《当代文坛》主编夏述贵阐述了自己对小说《红树》的理解。他认为整部小说可以概括为“以温情写悲情，以善心唤人心”，而作者采用的“串珠式结构”则为表现历史大跨度的小说创作提供了值得尝试与探讨的表现方式。

作家符兴全也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缘由和创作经历。他说：“我对红树有很多感慨，红树林，一个小小的社会，包容和谐，不同的树种也可以在一起生长得茂盛和谐……这个小小的社会是一个和谐的社会，也是理想的人类社会。我是以红树写人，也是以人写红树。这就是《红树》的由来。我是以人为主，历史只是作为背景，我要写的就是人性的光芒，这也是我写作的初衷。”

Wn | 访谈

# 三代女导游职业与情感全景式描述 ——作家赵瑜推新作《女导游》



赵瑜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2014年9月

近日海口《天涯》杂志编辑、作家赵瑜的新作《女导游》面世。这是中国第一部全景式描述“女导游”这个职业的情感生活及职业生涯的长篇小说。小说用纯文学的结构建筑而成。

■ 本报记者 梁昆

### 书写三代女导游情感生活

文化周刊：为什么会选择女导游这个群体作为小说的写作对象？这和你之前的长篇小说写作体验有什么不同？

赵瑜：女导游只是一个职业的界定。一开始想写一本关于海南元素的长篇小说时，我曾想过很多个领域，比如曾想过一个长篇小说的名字叫做《海口食货志》。但是，在准备资料时，发现，这样的一个严肃的写作，需要非常专业的阅读，也需要一个非常温暖的家族式的故事。我知难而退。就选择了写女导游。

女导游进入我的写作范围也很巧合，就是当年我在天涯社区写博客的时候，曾经认识一个女导游。她呢，正好有大量的工作日记，我看了以后，觉得真是出人意料，这是一个有孤独感的职业。所以，我想写出来这种感觉。写女导游的体验比较特殊，因为除了女性导游的年龄、心理和性格设计之外，还要有故事设计，有路线设计以及旅途中琐碎的日常生活设计。而这些内容对我来说都是陌生的。在写作过程

中，需要大量的虚构。这种虚构更多是以普遍的女性为蓝本，导游呢只是她们的职业，而感情生活中，她们有大量的共性的东西，我不但要写出职业的特殊性，更要写出来这一群体女性中的感情的普遍问题。所以，和之前的长篇如果说有不同体验的话，就是，我用这样一部长篇小说，写尽了三代女性的感情生活。而这三代女性，六零后、七零后和八零后，其实也就是我身边的人。

文化周刊：为了写这部长篇，你做了多久的资料准备工作，做了什么样的功课？

赵瑜：女导游从动态准备到写作完成，共耗时两年，准备资料用了一年多的时间。

所做的功课，其实就是买了很多海南地图册，以有关海南黎族、苗族介绍，甚至是一个地方志的书。那些书枯燥，却对我的小说创作极有养分。比如《女导游》有一节写到结婚的风俗，直接就用了一些地方志上有关民俗的记录，写出来以后，便有了不一样的生动和现场感。

文化周刊：小说中的每个章节都是独立却又相联的，甚至出现了一些日记、书信、对话等不同的体例，这样构想您有什么考虑，这种采取全景式描述对小说的结构有什么影响？

赵瑜：这涉及到一个作家的野心。从一开始动态写这部长篇的时候，我就想创造一个非常舒适的结构。虽然小说完成了，并发表了，但距离我最初的设计相差很多。写作是感性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写起来，才知道，我只能大概让各个章节独立，如果想要各个章节之间的故事有转折和推进的话就必须另外设计方案。于是就有了两个章节是谈话，纯粹的谈话，就是为了介绍接下来的故事。这自然破坏了从一开始的小说设计，但好在，我的小说写作，本来也设计了百科全书式写作。就是在一部长篇里，我试验了日记、书信、对话，甚至电话记录。这样的结构虽然琐碎，却让读者觉得新鲜，这是我努力的结果。

### 让海南地域文化有易于记忆的特点

文化周刊：地域文化在你这里也有呈现，比如你写到黎族山寨，甚至还有少量黎族语言。你如何处理对你而言陌生的地域文化？

赵瑜：其实，我对地域文化的处理技巧就是两个字：逃避。尽量逃避最为重要的东西，但在我熟悉的，大家又都能接受的地域描述里，我会做得细腻、别致，既让这些地域文化有特点，易于被别人记忆，又让我的写作不那么抄袭和复制，大家一看就知道，噢，这一段背景的介绍不是作者从地方志上搬过来的，而是他去了那个地方，感受到了，记下来的。这样的写作，其实是非常有难度的，却也是美好的，得分的。

文化周刊：很显然，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你对当下女性的婚恋观有什么特殊的表达需求？在这部作品里，你试图对女导游的爱情作什么样的预计？最后实现了吗？

赵瑜：这的确是一部披着导游包裹的爱情小说，我特地选择了三代人：六零后、七零后、八零后，这三代人几乎便是中国当下的爱情的当事人。这三代人的成长环境造成了三个爱情生态观念不同的现状。我一开始是设计了很多种可能，但在写作的过程，受制于故事的自然流向，我一边操作着小说的故事情节，一边也被故事情节发展所操纵，因为，我不可能编造太虚假的人性。所以，我开始设计的六零后的婚姻破产、七零后找到温暖的爱情、八零后爱情漂泊的最初架构，并没有实现。

### 让导游有文化，比让导游漂亮更重要

文化周刊：旅游和地产是海南的支柱产业，您在书中是怎么设计导游的角色在整个产业链中的作用的？

赵瑜：导游对我们大多数人并不陌生，其实，如果参加旅行团，导游几乎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她左右了我们所看到的内容。所以说，导游对于一个地方文化的传播非常重要。

在这部长篇小说里，我也呈现了很多的正能量，让三个女导游热爱自己的工作，甚至让导游做一个热爱文学艺术的人。因为只有这样，导游才能在工作中吸引游客，将地域文化中的美好传递出来。从传播学的角度讲，导游在旅游产业中是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如果一个导游很差的话，旅客所感受到的，不是导游的差，而是整个地域文化的差。导游非常重要，在这里，我甚至想要郑重地呼吁一句，让导游有文化，比让导游漂亮，还要重要。



《红树》书影